

卷五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佳人體似酥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991(13)

4. 4. 8
8
4. 8

双紅堂
小説
48(3)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監○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
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
人行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了馬踏
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二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
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蹊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聽覷只
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
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

科2971

(13)

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一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新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為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一步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

此正好 德射忽 又插入 好色畢 營德不 勝色可 璞可吟

好心都為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為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縐紗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蒲池嬌分心，越顯出他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髻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了頭，撞你西門慶道

弄一
笑
收頭
顛

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子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在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當家會茶散後同進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鬧告訴一遍如今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賭不賭不在乎我你拿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

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丫鬟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食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慶不繇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插入牀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涌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脾暢睡枕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是

亂髮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總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他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把淫婦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

語離吹

毛求疵

說來亦

自有理

尖弄人

長如此

端度

如見肺

亦有此

眼可見

美不暇

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搭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

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磣死了想他這等就

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

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

漢子知道了又沒人勸自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

清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

大老婆不下氣到叫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

日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

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

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

雪要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



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王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能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熏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謙語生了彈妙了。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為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

只一銀
子輕重
不知作
多少波
瀾奇思
妙筆

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初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

拿黃桿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
 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
 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為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
 茶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
 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
 就惱了不繇分說叫俺眾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
 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眾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在
 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確兒長年
 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是
 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
 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問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

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
 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玳安道耶嚶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
 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
 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
 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
 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我教
 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
 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
 買了鷄鵝嘎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
 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
 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

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
攪着這酒吃。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炬安獸炭
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
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
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
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里替你磕頭
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
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一面遞了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
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
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
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遞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

似戲語
却是本
題非金
蓮不飲
說亦說
不出妙
舌可想

老着臉
鬼捉弄
人却又
申明前
意矣甚
依甚

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
姐姐有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們也不管了。望
西門慶說道：「你裝愁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
不是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眾
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
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
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
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上席來。要
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
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回
個家樂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

西門慶聽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棄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歡飲。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搗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蟬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觀瑤臺似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雀羽毛連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茶與眾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眾人磕了頭，走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里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米糲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頃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綃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監監的靠着榻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

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
解○得○冷○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
做什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濟大姐往前邊
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
在我這里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
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屢屢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擺酒恐怕西門慶擺布他
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
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

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等着去
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
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
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
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
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
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蛋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
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
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
了一杯水酒兒好友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
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

沒得說
雖百口
何辭

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陳叅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奩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睹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友請哥到那里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急着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

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迺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諢耍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替我迺一杯兒只迺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

此時景
難遭辨
故桂姐
全不開
口只借
伯爵戲
笑語隱
比達掃
此文家
無閉法

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子是不繇分說。樓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恠攪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為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板的恁樣了。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

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個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通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通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通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

鑿空
蓮心細

公相個外郎。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勾了他去。我猜恁度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再去了。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延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這只管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也該來家。同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

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嚇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里。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餚。教玉簫執壺。大姐通酒先通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通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

行一令
却又自
家驚
自家病
痛毫
極矣

名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茶蘼
架不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耳邊金鼓
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
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
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
吃了一杯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
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群鴉打鳳絆住了折
足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嬌醉扶定四
紅沉拖着錦裙襖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
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
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

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再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
首方回玉樓讓眾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七兒睡罷你娘
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
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
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
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
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撈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踏在
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踹泥了月娘所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
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擡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拿個燈籠
送七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他踹在泥
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

金蓮倚
心微意
只到此
時博從
西門慶
口中表
出又深
又冷先
是更迂
之妙
倚酒三
分冷一
句熱一
句又記
諷又愛
強又討
好金蓮
心口了

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
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
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也諸般曲兒到都
知道俺們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道這淫婦單管咬群兒不說西門慶
在玉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
歸前逐廝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醜拉着
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
醉須臾送到今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
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
你頂了多少賸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
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不

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何須照床裡 終是一人眠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鬧邪

桂枝香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間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邊湊巧向燈前
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
還白熱心兒火樣燒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
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病死了
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
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為妻這蔣

蕙蓮青
為勝聰
報仇案
淫亦堂
別命

聽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
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
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
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
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
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為
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
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
此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
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廿三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蓮
初來時
同衆媳婦
上竈
還沒甚麼
粧飾
後過了
個月有餘
因看見玉
樓金蓮
打扮他
便把髮髻
墊的高
高的頭髮
梳的虛籠
籠的水髻
描的長
長的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因看見玉樓金
蓮打扮他初來時便把髮髻墊的高初來時高的頭髮梳的虛籠籠的水髻描的長初來時長的
在上述通茶遞水被西門慶賤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
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并家中穿的四
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
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
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
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袖對衫襖紫
絹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

見怪不
怪方知
一見怪
則着鬼
矣

純以利
動之已
落第二
義

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
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
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
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
一手樓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
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
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
他說爺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纔拿了這
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
團花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爺到明日還對
娘說你放心爺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爺與你買今日趕娘

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因問爹多
時分來我好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厮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
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老婆道只怕五娘六
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
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
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銷竟別有香

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
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勾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
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
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

氣短語
妙在說
得帶我
分無耻
以爲羞
淫也非
爲情也

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繇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算我們間的聲喚。在這裡你也來插上一把了。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情上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

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謊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面漢子喜歡，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笑，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

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叫小厮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壻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啞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

如在臺
伯爵家
事

備在絕
沒要緊
弄巧一
味文心
細吟

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里。蒼應來說着。小厮放桌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暖飯。銀鑲甌兒。盛着粳米。按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吃了。就拿小銀鐘。飾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眾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厮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

寫得似
有意似
無意以
見半是
春梅之
性壞也

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擱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的手來了。賊忘八！你錯下這個缺。撇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忘八來。撇臭了你。這忘八了。被他千忘八萬忘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很很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

金蓮
道春梅
性壞故
後感之
不忘

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禿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咄咄待笑。那忘八見我要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忘八兩個耳刮子。總好賊忘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忘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忘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爹爹來家說了。把賊忘八攆了去。就是了。那里緊等着供唱。換錢哩。怎的教忘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忘八業碓子蒲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

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餐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持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八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雖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歡喜拉倒他主子根前就是打賊忘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忘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正是

一味
春梅
吉標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閒庭弄錦槽

不是宋顏容易愛

何繇聲價競天高

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

觀藏春潘氏潛踪

梧桐樹

心中難自泄暗裡深深謝未必娘行恁地能賢哲
說說不願了頭願做官人的侍妾他堅牢望我情真切豈想風波果應了他心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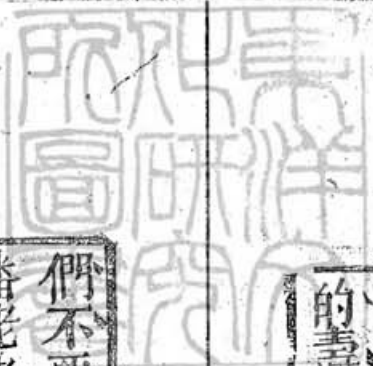
話說一日臘盡春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金蓮道咱們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

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下棋，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與兒來，把銀了遞與他，教他買一罈金華酒，一個猪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們就去。」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着，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與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子，要子哩，來與兒便叫他蕙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頭，連蹄子都在廚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蕙蓮道：「我不得閒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與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出去了。玉簫

沒一些
要緊說
來都是
婦人極
要緊說
小淵

道你且丟下，叫他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我派與我，于是走到大厨竈裡，昏了一鍋水，把那猪首蹄子，剝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茴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使丫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猪頭，今日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

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
 通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嚐嚐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
 管好生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方纔在
 又奉承 又賣嘴 又討好
 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
 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下棋耍子贏的李大姐猪
 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
 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
 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強如賭勝負難為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
 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
 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便是那日又是我
 的壽酒却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



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
 潘姥姥和他姪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衆
 人計議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
 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姐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
 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
 姪子都在這里過節頭要看看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
 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
 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
 的俺們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都當驢蹄看承
 月娘道他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
 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吳大姪子

雪娥品
 甲自非
 入群非
 玉樓道
 求之也

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六娘房裡和六娘子湊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嚐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玉簫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蕙蓮倒便連忙走下來接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自道向他手上捏了一把。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酒，教我把這一罈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見成菜兒。

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屋門首，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兩箇就親嘴，咂舌做一處。婆娘一面用手搭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手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他褲子，婦人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晚夕咱好生耍耍。」蕙蓮擡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里。」色絲子女，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不防孫雪娥從後來聽見。

分明這
嬌羞却
寫得帶
三分粗
卷氣
開口便
討東西
討又不
多自不
見多端
美人奉
止

雖假撇
清却
有
蒲皮
賣
意
忍
不
住
出
忽
狀
說

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去。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酒兒，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扒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臾，小玉從後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終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菓，剥菓仁兒來。眾人吃了茶，這惠蓮在席上斜靠，棹兒站立，看着月娘眾人擲骰兒，改作揚聲說道：娘把長公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

你這六娘散子是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甚麼說處。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緋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誰洗今朝一面羞

這里眾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該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

又為春
梅作聲

忽想到
山洞中
又作一
段嬉笑
令人絕
倒

亂隨你和他那里合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望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
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你不信叫了春梅問他他若肯了我
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
夜你分付丫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
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
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徯落我罷麼
好反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眾人席散金蓮分付秋
菊果然抱鋪蓋箆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裏蕙蓮送月娘李嬌兒玉
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
前邊睡去罷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還在儀門首站立一回見無人一溜
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莫教襄王勞望眼

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首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
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早在那里秉燭而坐婆娘進到裡
面但覺冷氣侵入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枝棒兒香燈上點了插在
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兢婆娘在床上先伸下舖上
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簾屏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
綾道袍坐在床上把婦人褪了褲袍在懷裡兩隻脚跪在兩邊那話突入
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
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竊聽到角門首推開門遂潛身悄步而入也
不怕蒼苔水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
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冷舖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

天察矣
作者通
心如此
從歸引
到金蓮
細索其
微

猶察所
獨所見
說也

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水地獄裡來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罷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脚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脚兒還小。婦人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終好金蓮在外听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听一回。他还說甚麼。又听說多時。只听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婦人說。嘆道。恁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撐

心人常
受此氣

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板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到銷了。懊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婆娘先起來。穿上衣裳。髮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推門。摇了半日。推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聽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怪因根子。誰和你雌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娘子。俺們笑笑兒也。嗔蕙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听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平

雖混語
却說得
微妙

此非淺
稽何減
曼猜不
可以其
小傳忽
之一地
一誰字
各有所
指不來
謂非非
深於史
若不知
如此用
意

縛住手
便來接
買合汁
其入品

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
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里來平安道我听見五娘教你醜螃蟹
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嘆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賣簸箕的說你會啞得好
舌頭把婦人說的急了拿起條門門來趕着平安兒進院子罵道賊汗邪
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些禡兒
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嚙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往高枝兒
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舖走出來一把
手將門奪住了說道嫂子為甚麼打他蕙蓮道你問那雌牙囚根子口裡
白說六道的把我的肝脾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
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住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取出
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

隱隱圖

十四

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
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
後邊月娘房裡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
兒在傍拿抵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睜他蕙蓮道娘的睡
鞋裹脚我捲了收去了金蓮道繇他你放着叫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
奴才往那去了蕙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頭哩金蓮道你別
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們來收拾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汗了嫂子的手
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
夫妻再瞧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
胡戲這婦人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
娘是小的一个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有站不的當初不因娘

金蓮受
此人受
此一卷
奉承即

金瓶梅

五卷 第二十三回

二十七

明知其
假亦足
動氣故
後語強
不也

又驚
一番巧
智在
運之上

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
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
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裡放
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娶了你俺們莫不與爭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
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躑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
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蕙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
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娘子我閉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罷十
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
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大娘當
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
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儀門夾道內撞見

耐以
取有

小處易
為後不
得定
張春梅
參看
不夫

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
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為
甚麼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
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睨了一眼從前邊去了這婦人
嘴兒垂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
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眾人打
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
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
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婆娘罵道
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
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嚙娘子行

動口拏五娘嚇我，一回又叫賁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悞了買賣，好友專心替他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門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髻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個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替他鑿，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管端詳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到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勾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



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搵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鬟，眾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縐紗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到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

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了頑耍，只圖漢子喜歡，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

第二十四回

敬洛元夜戲嬌姿

蕙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烧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素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花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人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操箏歌板，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席與

婆之
微作口
腔響得
活現

女婿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香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却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寺的上還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上還要熱酒，快釴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里，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里伺候，往那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啞喝教爹罵我。」蕙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閑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蕙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嚒，嫂子將就些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笤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敬濟沒酒

知防嫌
及到其
特偏言
心偏托
大不知
故故
處處調
戲一番
以見非
一朝一
夕之故

分付潘金蓮去通一巡兒。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盃酒笑嘻。通與敬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友飲奴這盃酒兒。敬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弄兒子慢吃，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夫瞧着待怎麼？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頑耍衆人到不曾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榻子外窸眼裡被他瞧了個不耐煩，口中不言，心中自忖尋常在俺們跟前，到且是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的說話。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馨香惟有蝶光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班，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蕙蓮在廳前看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了。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裡去。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金蓮一個。

口簡
淨得乾

看着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只見家人兒子小鉄棍兒笑嘻嘻在眼前舞旋旋的且拉着敬濟要炮燂放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燂支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躡了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敬濟道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如何扎筏子來說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噴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

偏到臨
別起耶
死亂作
怪人往
往如此

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婿陳敬濟躡着馬臺放烟花炮與衆婦人瞧宋蕙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行蕙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衫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弁面花兒金燈籠墜耳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敬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

借重蓮
歌出元
宵景致
落
不冷

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遊人見一隊絛燈引道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為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個元宵炮燗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一味作怪只和敬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掘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絛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迤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

瓶兒見
了馮媽
媽便能
取笑齒
牙之妙
印諺金
蓮玉樓
一籌

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眾婦女進來旋截開爐子頓茶擎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飽來你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來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髮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

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了頭使換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眾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眾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关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候了你的困頭。明日早來宅裡送了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說畢，看着他关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賊跟着人走百

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此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扣韓嫂兒，叫到堂面問道：「你爲甚麼來韓嫂兒？」拱手向前拜，子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告訴，於是從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朝歲不肯撈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里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韓嫂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嚶，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盃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上

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闕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春臺與三人坐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嗑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與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和一箇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舖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

竟一口
叫破微
帶三分
醋意

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梁癱瘍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他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曉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挖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囚

淫婦便

沒事一
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
事你死也沒處死却說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
荆千戶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

驕了頭
一種不
能自持
情欲死
然

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玉簫小
玉在後邊院子裡搗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
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蕙蓮嫂子你過來扯着淫婦一
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兒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
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那平安兒
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宋蕙蓮道惟因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
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
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蕙祥蕙祥道惟因

語雖過
恭亦是
正理

我這里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
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蓮嫂子說該是上竈的首尾蕙祥
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里
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
了巴巴坐各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候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
上去平安兒道荆老爹來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
又惹爹罵當下這里推那里那里推這里就耽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
取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三要起身
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另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
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
回到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

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刺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做飯炒大妗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厨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罵淫婦。越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厮坐各間。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銖土。上人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散氣。惠祥聽了。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

治水拖
人
蕙蓮只
竈上要
茶一語
逆死生
平所作
一齊傾
出況土
行乎

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里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蓮道：我背地裡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却打的成了。惠祥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掏了。也不算我拚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得。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

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此字又何妨 早晨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點絳脣

蹴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客入來
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寡嘴作

便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間中率衆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箇打箇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箇玉手挽定絲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箇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蹠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没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

不笑不
跌有何
趣矣

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眾人說道：這打鞦韆最
不該笑笑多了，已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
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
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
上，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
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箇立鞦韆。月娘
道：你兩箇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
來說道：你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
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撩
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
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說的上面恁

金蓮首
跌了脚
說孟三
兒不濟
妙甚

世

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濟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我
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裡叫那里叫，把兒子手脚都弄慌了，于是把李瓶
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
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
兜住了，兩箇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箇打了
一回，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箇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
屢屢的脚，跣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
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
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裡月娘眾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
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馱塚箱籠，船上先走
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

一擡

金瓶梅

第五卷第三十五回

三十一

有可疑
一微字
便有疑
嚴肅之
意

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裡下棋擲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裡洗洗頭面，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昏些

雪娥與
來旺私
情絕不
露一語
只脈脈
含情
子有意
到筆不
到之妙

水與他洗臉攤塵，收拾裕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箇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箇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窠，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恠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

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命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
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
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子誰人與你的起早
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恠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没箇
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没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
淫婦還搗鬼哩端的是那箇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恠
恠囚根子那箇没箇娘老子就是石頭罈刺兒裡迸出來也有箇窩巢兒
爲人就沒箇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
兒一拳險不打了○何○其○狠○也○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没人倫
的猪狗有首尾玉簫下頭恠的牽頭送段子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箇幹
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昏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要我手

自家沒
得說反
劈空罵
人妙絕

裡吊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
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恠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箇
下落是那箇嚼舌根的没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我老娘不是那没
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箇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
脚畧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箇風兒就雨兒萬物也
要箇實人教你殺那箇人你就殺那箇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婦
人又道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二月裡三娘生日
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恠刺刺的
甚麼樣子纔與了我這疋段子誰得閑做他那箇是不知道就纂我恠一
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箇饒人的明日我咒罵箇樣兒與他聽
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恠尋不着王兒哩來旺兒道你旣沒此事平白和人

以死嚇
人母
婦伎倆

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恠倒路死的囚根子
 味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鼾睡如雷看
 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
 兒右說十箇九箇都着了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這宋蕙蓮窩
 盤任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
 所繇只顧海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理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
 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厨下蕙蓮又在
 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峯被
 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
 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此等事雖不得
 不恨不得
 休論
 事却
 如何
 今自
 紀而
 往後
 誦朝
 以實
 者率
 類也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厮
 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在房
 裡哄我老婆把他吊在花園好耍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王繇他只休要
 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
 殺了也只是箇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
 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
 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
 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
 話破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
 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撰
 錢過日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來興兒就

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的，在前邊大嚷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里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耍了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箇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

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仇報，挑疑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住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耍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來興說：「五娘說那里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箇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孽，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箇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

敘往事
覺眉目
宛如對
面

瞞神嚇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
 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
 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空廊下我
 問他小玉望着我招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
 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走玉簫攔着我
 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
 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
 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
 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住
 在我屋裡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幾時容他傍箇影兒賊萬
 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

論到雪
娥又罵
一頓夾
出恨心
不忘

頭弄碎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
 臭肉在那里坐着見了俺每意似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
 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
 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於婆奴才暗地裡偷
 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才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
 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
 姐又不管儻忽那厮真箇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
 手怎了六姐你還該說說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合出我
 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
 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

自聽見思想起來你背地畱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揭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耻我却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與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攪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

偷看許
多設想
妙舌

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箇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也箇頭八箇膽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箇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與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與兒因爹叫俺這一箇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箇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如法亦善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

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峯央蔡太師人情回來還要押送生辰担去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搜他過來親嘴婆娘忙遁舌頭在他口裡兩箇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髮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壳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婦人道不打緊我自自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

此何足
喜色微
有彩風
夾妻之
意

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與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里不見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裡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峯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箇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

離桃整
然亦有
理

金瓶梅

五卷

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
為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
是為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
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
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他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
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
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
醉方醒正是一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遁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

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

回身哭向天邊月

又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遶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漠漠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
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